

庚子的云彩

□ 刘成章

庚子年已经进入尾声,回顾这一年,需要记住的事情有如恒河沙数,其中,庚子的云彩,给我的印象极深。

记得有一天,我看见一堆雪,一堆温热的、长着尾巴、呼吸着的雪——那是一只雪一样的白猫。这白精灵一样的猫儿,正在仰望别处。它的眼圈很黑很黑,眼球有如蓝宝石,流光旋转。顺着它的目光看过去,不是树,不是层楼,而是云彩。猫儿也发现了云彩的奇异!

就在这之前,我也看了好半天云彩。它们的背景应是瑶池之水,清澈透明,而它们,一朵一朵,都像这猫儿繁衍的精灵,被人抱到天上去了。湛蓝之中,一堆一堆的雪,一团一团的蓬松,一掬一掬的白。平时总觉得白就是白,今天这白,却打破了我的认知,它层次感十足,色相多元,似有极白、深白、乳白、月白、葱白,等等,其内涵的丰富,令人吃惊。这白,是最雅的诗、最醇的味,是天空孕育出的白玉兰花,开得奔放、痛快,朵大瓣厚,无拘无束。

这云彩的美,美人骨髓里了。它们的浓淡、厚薄、高低、错落、间隔、明暗,它们所构成的光影和色彩,它们所涌动的韵律和节奏,无不愉悦着人的灵魂。它们不同于我们司空见惯之物,像是草原上的云彩,像腾格尔嗓子里飘出的歌,高旷,明亮,舒展,饱满,飘逸。它们美得让人兴奋、感动、喜悦,无法言说。

今年,常常出现这样奇异的云彩,如朵朵奇葩,开在我们头顶的蓝天上,引人注目。它们和北京往年的云彩大相径庭,给人的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新异的感觉,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它们一天一个样子,一天一种美,新颖别致。而在一早一晚,它们又把自己酿成了霞,酿成了霞的美酒,别说话,看一眼就能醉倒人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美丽的云

彩,它们好像是在举行一次世纪盛典,都把最美的服装穿出来了。或者,它们都考取了美术学院,把各种颜料都买回来了,油画的颜料,国画的颜料,水彩画的颜料,还有丙烯颜料。它们最爱泼墨泼彩,泼出了花卉、焰火、绛罗绸缎,也泼出了大漠明驼、南海渔船、小青马、石狮子、腾跃翻飞的龙,以及种种物事。那天,我倚窗拍了一张红霞照,红霞里是一幅乡村图景,其中有山,有水,有小桥,桥上还有一头摆尾的牛,而这一切的周身,都有霞光浮漾。

有时候,云有好多层,让人意识到何谓九重天,也让人看到了云的深邃。就在那时,忽然,太阳的光线穿透一层层的云,一支支金色的箭矢携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飞泻而下,大地一片辉煌。那情景,辽阔得让人想喊,想跳,想飞翔起来。

我看到别人拍下的一张照片,背景是绵绵的鳞状云,云前是古牌楼。云和古牌楼,是最佳组合。柔和刚,虚与实,茫茫自然,悠悠岁月,和谐优美,带给人的是庄严、静好与祥和的境界。

那些天,在街路上,晚高峰时,那涌流的千万双眼睛,往往会一齐被奇异的夕照点燃,人们便会喊出一个声音:“美极了!美极了!”人们会以手机为镜,收割这美。他们欢欣认真,只想颗粒归仓。他们也都成了鉴赏识宝的收藏家。他们所收藏的,不是古玩,不是名家字画,而是今年的云彩。十年八年之后,这些云彩恐怕都会成了宝贝。

今年,也不乏灰云乌云,但它们不同于既往,也显出一股独特的美。有时,乌云摆着乌云,乌云推着乌云,云面窟窿凹凸,跌宕如涛,充满着力的震撼。那,是因为它们肩负着过量的水分——雨,说下就下。雨后的京城,是一种水溶溶的美,诗意的美,半城琉璃,



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
半城明镜。古箭楼有幸看到了自己的容颜,可以对镜梳妆。其实,古箭楼从不梳妆,它是威武的男人,一身阳刚之气。转眼间,它竟扛着云朵,跳入明镜。这下可乐坏了摄影家,他们蜂拥而来,一片大枪大炮。镜头里,上是奇幻的云,下是对称的云的倒影,古箭楼立于对岸,最是说得诗意些,是古箭楼腾空而起,矗立在彩云里边,有如琼楼玉宇,何其梦幻。

庚子的云彩,不落俗套,摆脱了程式化,它们是最有才有想象力、最有想象力的艺术家,进行着出色的艺术创造。它们把许多艺术手法,诸如变形、夸张、比喻、通感等,都运用得游刃有余。它变习见为新异,变陈旧为神奇,一扫人们的视觉疲劳,开阔了人们的襟怀、气度。

比起庚子年的疫情肆虐、天灾连连、强权霸凌、世情纷杂,庚子年的云彩是如此美好。它们风姿绰约,遂情顺意,赏心悦目,带来了一场又一场心灵的洗礼、审美的愉悦。宋代画家郭熙说,云彩是山水画的神采,它当然是我们万里山河的神采。它是精神饱满、容光焕发、气宇轩昂,使人兴奋,令万物增添着生机与活力,连被寒霜打过的小草,也都挺直了身子,一派蓬勃向上之姿。

在我们祖先的审美世界里,云彩一

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,它已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。从陶罐、瓦当、青铜器、画像石,一直到奥运火炬,都有云形纹饰。展开历代山水画,不论是石涛笔意、八大山人的墨韵,还是米氏父子的山水,总是满眼的云烟雾气。而在历代诗词里,云彩更是氤氲连绵,层出不穷:“坐看云起”“霭蔼停云”“云横秦岭”“乘彼白云”“气蒸云梦泽”“荡胸生层云”“青青肯欲雨,水澹澹兮生烟”……云,在一座座诗词的峰峦间低吟浅唱,飞翔游走,百转千回。而在现代,不少文学家笔下也常常带雨雨梨云。徐志摩诗云:“我轻轻地挥一挥手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公刘诗云:“我推开窗子,一朵云飞进来。”贺敬之诗云:“身长翅膀吧脚生云,再回延安看母亲。”汪曾祺诗云:“我从泰山归来,携归一片云。开匣忽相视,化作雨霖霖。”洛夫诗云:那是一朵“美了整个下午的云”。他们的诗,给现代的中国文学注入了空灵、有神、通透、浪漫的气息。而余光中,更是以云彩概括中国的文化气质,他认为,只有“云缭烟绕,山隐水迢”的风景,才是中国风景。

当我们仰望庚子云的时候,就是欣赏中国风景,就是望着中国的神采,就是向它们致以注目礼。它们丰盈着我们的神经,强健着我们的意志,催生着含云带雨的不凋的花。

谢家桥

在离我们村不到半里路的田野附近,有一个地名——“谢家桥”。桥,只是一座小石桥,两块长条方石,搭在溪沟上,长不足一米,一步就可走过。从田野里弯弯曲曲流过的无名溪水和这片无名田野,因为有了这小小石桥,也都有了姓名——“谢家桥”。

小时候,谢家桥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。家里谁头痛发烧了,大人就喊我们,娃们,去吧,到谢家桥溪沟边采些灯芯草、麦冬,熬点汤药喝;放学了,我和小伙伴到谢家桥边的田埂采猪草,也在溪流里放纸船;三四里,谢家桥一带的数百亩油菜花开了,金黄一大片看不到边,我们在金色的海洋里钻进钻出捉迷藏,蜜蜂满身披黄,我们也满身披黄,只是我们不会酿蜜,我们酿造单纯的快乐。

逢年过节,是走亲访友的时候,我们到谢家桥迎接上门的亲戚,亲戚们离开时,我们随大人送行,也是送到谢家桥。常言说,送客送到村口上,送客送到大路上,送客送到桥头去,这才算合礼数,有情义。那时就想,要是没这个谢家桥,我们送亲戚该送到哪里才合适呢?送到村头?我们家本来就在村头,那等于没送。送到大路上?那时乡间的路都是小路,公路离我们村有三四里路,再说,亲戚住在与公路相反的方向。多亏了这小小的谢家桥,不说的别的,就说迎客送客,让我们有了一个温暖的地点,一个有情有礼的地点。

“谢家桥”,原本既不是一个村庄的名字,也不是一片田野的名字,只是一座小小石桥的名字。在广袤的原野上,为一个一步即可走过的小桥起一个名字,而且一叫就叫了几百年,这中间有什么原因吗?

后来我才知道,小小石桥不远的那户人家姓谢,祖上是旧时乡间秀才,酷爱读经吟诗,还开办私塾,收徒传道,虽非大户望族,却青衿世助人,行善无数,在方圆数十里的村野溪渠,修大小石桥、木桥数十座,方便众人,从不留名刻姓。百姓为了感念谢家恩德,就将他家附近这原本无名的小小石桥叫作“谢家桥”。

这一叫,就叫了数百年,把这条溪流叫成了“谢家桥”,把这片原野叫成了“谢家桥”,甚至把天上的月亮也叫成了“谢家桥的月亮”。记得那时过中秋,我们在村口看月亮,月亮升到谢家桥一带的原野正中,大人小孩们都望着月亮说,快看,谢家桥的月亮好圆,谢家桥的月亮好亮。

谢家一直单家独户住在谢家桥附近的原野。我上中学时天天从谢家桥路过,每一次路过,都要望一眼那座朴素安静的房子,青瓦,白墙,房前屋后栽着椿树、榆树、柳树,山墙旁一丛青翠的竹子,于微风里静静摇曳,播出了一曲田园幽思。偶尔有狗吠,也似乎比别处的狗叫声显得温和。春日,菜园里,篱笆前,绿树下,杏花、桃花、李花,一起开了,红白掩映于青绿,让人眼睛一亮,心境缤纷。

他们家的人,我没有正面看见过,只隐约见过他们走在屋后田野小路上的背影。后来,我见过谢家的一位大姑娘,苗条端庄,留着两条齐腰的长辫子,走路步子轻轻的,像有一股微风在暗暗吹送着似的。

前些年,我回老家,谢家早已搬走了,那座房子也不见了。

那条溪流早没了,桥也没了。

我问村里的年轻人,谢家桥那家人搬到哪里去了?年轻人反问,哪里是谢家桥?我们这没有谢家桥。

谢家桥,谢家桥,世上从此再没有这个地方了吗?

可是,我心里有个谢家桥。

我还记得那清清溪流,那小小石桥。

想念教室

上了多年的学,究竟坐过多少教室,大都淡忘了,有的仅记得模糊的轮廓。那些

记忆的后院(二章)

□ 李汉荣

教室都是有恩于我们的。从最简单的“人”字怎么写,到怎么做;从“小儿科”的1加1,到高深的数理化;从雾是怎么形成的,到宇宙是如何演化的……这一切,都与教室有关。

哪怕再简陋的教室,都曾告诉我们并不简陋的知识和真理。这让我想到山野里的那些泉,有的隐于乱草,有的藏于荒坡,看起来没有一点排场,甚至听不到一点动静,而当走近它,伏下身子,你会看到它正在貌不惊人的地方,分泌世间最温暖、最清澈的情愫。

总之,教室是有大恩于我们的。教室是我生命的驿站、精神的故居,在我的记忆里有著名胜古迹的崇高位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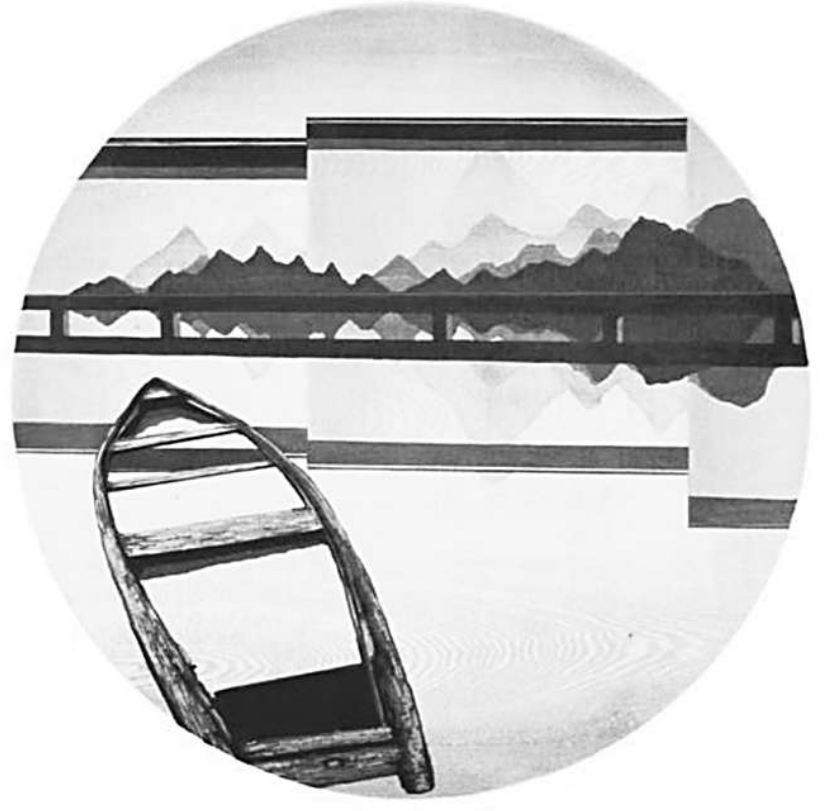
我童年和少年的一部分记忆,我在操场上奔跑的身影,我在教室里稚嫩的读书声,都收藏在岁月的厚土里了。我与同学那纯真的友情,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冲突,以及涌动于心中的对生活的憧憬,对宇宙万物的惊奇和向往,由对老师到对成人世界的猜测和向往,教室见证了这一切。

在那一面面黑板上,我曾留下多少专注的眼神和纯粹的笔画。黑板黝黑的背景里,划过多少知识的闪电和思想的晨曦,照亮了我们生命的原野,引导我们叩问人生的理想和无限的宇宙。

在那一张张课桌上,我曾虔诚地写下某句格言,那该是对哲学最初的接近;与女同学同桌就在桌子中间画一条分界线,那该是世上最羞涩的“国境线”了;在抽屉里藏一本反复阅读并在空白处写下感想的心爱的书,后来不知被哪个同学借走了——我的好同学啊,我真希望你拿着那本留下你字迹的书,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那该是怎样的惊喜啊,让我们一起去辨认青春的手迹。

那一扇扇窗子呢?那时,我和我的同学们,曾一次次从课堂和书本里抬起眼睛,眺望窗外的原野,窗外的青山,窗外的天空,然后,目光返回课堂和书本,然后,又投向窗外,投向纷繁的未知世界——就这样,目光一次次往返,一次次俯仰,我们的目光和心境渐渐变了,变得丰富、深情,充满渴望,偶尔也有些许茫然。教室的窗外,是辽阔世界的召唤,是原野之外的原野,青山后面的青山,天空高处的天空。

此刻,我逆着时光的列车,走进记忆的后院,轻轻地来到昔日的教室,找到了青春的座位,然后谦恭地坐下来,静静地望向写满板书的黑板,静静地翻开一本书,很快,来自苍穹的一道光线,透过窗玻璃洒下来,大片大片地洒下来,照亮少年青涩的脸,照亮书上那些充满深意的文字,然后,我静静地仰起头来,望向窗外。窗外,正有一只鸟在风里鸣叫着飞过。



那山那水那舟(水印木刻)

□ 姚永强

南湖畔之思

□ 甘草

公务繁忙之余,最让我畅怀的放松方式,就是移步窗前,从高楼临风远眺,俯瞰南湖。这个唐代修筑的湖泊,历经1300多年风雨变迁,眼下是一片太平光景:1400亩湖面云影天光,鳞次栉比的现代高楼倒映湖中,湖边的绿树繁花环绕成一条美丽的项链,湖上桥梁、湖底隧道车水马龙,市民在环湖步道上自在优游,鸟儿在湖心岛上欢快翔集……

中国城市湖泊中以南湖的有不少,最著名的莫过于浙江嘉兴南湖,我所说的南湖,位于广西首府南宁市中心。

每当我独步南湖湖畔,我总会去瞻仰一个古代人物雕像,他衣冠简朴,手执铁锹,气宇轩昂,在他身上,叙写着南湖的由来:“吕仁,生卒不详,籍贯无考,唐景云年间(710—711年)任邕州司马。任职期间,为邕城修水利、筑民防、抚边民,立下诸多功绩。”南湖本为邕溪,与邕江相连,每当洪水来临,邕江水便倒灌邕溪,泛滥成灾,州民深受其苦。邕州司马吕仁组织民众,在今琅西一带修堤筑坝,引渠分流,将邕溪水导入竹溪,有效治理了邕溪水患。历经1000多年的变迁,邕溪形成了今天的南湖。

景云年间正居于开元盛世的前夕,总体上属太平时节。司马位于刺史、别驾之下,似属可为亦可不为的闲官,但吕仁身居太平时节太平岗位而不当“太平官”,没有漠视民疾和天灾,没有放弃为官一任“邑有流亡愧俸钱”之责,过河卒子,苟利社稷,死生以之,披星戴月带领民众修堤筑坝、分流导洪,不干则已,一干就为这片土地带来千年平安。

我想到明代画家唐寅《溪山渔隐图》上的自题诗:“茶灶鱼竿养野心,水田漠漠树阴阴。太平时节英雄懒,湖海无边草泽深。”好一句“太平时节英雄懒”,“懒”是消极避世的散淡,还是壮志难酬的愤慨?太平时节,英雄能懒吗?宋神宗曾向王安石发出“祖宗守天下,能百年无大变,粗致太平,以何道也”之问,王安石在探究太平无事的原因时又指出:“知天助之不可常恃,知人事之不可怠终,则大有为之时,正在今日。”

面对南湖公园,我思绪万千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,南湖经过多番改造,已变成美丽的公园:建起4座生态岛,培植苦草、黑藻、狐尾藻等沉水植物群落,荷花、美人蕉、玉蝉花竞相开放,连着绿白相间的花叶芦竹。千年之间,南湖畔的百姓从抗水患转向了享太平。居于祖国南疆的邕城已发展成“绿色染尽三千里,白鹭飞来无处停”的生态之城。作为“一带一路”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广西,还打通了一条与世界对话合作的“南宁渠道”。而在这座位于湖畔的自治区党委办公楼里,每个月夜,多少窗口灯火通明;每个周末节假日,多少身影在加班奋战。如果党政公仆们不是夙夜在公,又安得一方百姓风平浪静?若没有新时代一批批猛将、闯将、干将的苦拼硬干,怎能迎来伟大复兴?

《周易·乾》云:“九三,君子终日乾乾,夕惕若厉,无咎”,即君子整天勤勉精进,直到夜深静更深时还像遇到危险一样保持着警惕。好一个“惕”字!越是太平时节,越要保持精进、警戒之心。于我看来,“太平时节英雄懒”应改为“太平时节英雄惕”——此时,湖畔一回首,山青卷白云。

狼牙蜜

□ 李青松

他是一位养蜂人,名叫高登科。

山里的深秋有些寒凉了。他穿一件芝麻花色粗布衫,外面套了一件马甲。有意思的是,马甲外面又套了一件马甲。看得出,马甲外面套的这件马甲,实用功能大于保暖——上面缀满了兜兜,有七八个之多,兜兜里鼓鼓囊囊,塞满了东西。裤子也是粗布的,裤脚处挂了一些灌木刺和草屑。

这是一个勤于劳作的人。每天早晨,蜜蜂还在梦中,他就起床了,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高登科是陇南两当县一个山村的村民,现年66岁。儿子和儿媳都在城里打工,孙子和孙女也在外读书,平时,山里的老房子里只住着他和妻子,略显冷清,但家里养的活物不少,院子里鸡鸣狗叫,此起彼伏,小日子过得殷实,安稳、如意。

高登科脸膛黝黑,双目炯炯。我见到他时,他正在一片核桃林里捕捉捉蜜蜂。核桃林间的一片草地上放置了好多蜂箱。蜜蜂在空中飞舞,来往于花朵与花朵之间,忙着采蜜。蜜蜂常常偷袭蜜蜂,有时甚至给蜜蜂族群造成毁灭性的杀伤。高登科说:“马蜂这东西贼头贼脑的,精明得很!”

我们坐在蜂箱旁边的石头上,聊起了蜜蜂。高登科总共养了87箱蜜蜂。蜜蜂采的主要是狼牙蜜。狼牙蜜品质好,一斤能卖上70元,一箱蜂一年能收入1000元左右。87箱能收入多少呢?算一算,就清楚了。

两当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告诉我,狼牙蜜来自一种野生灌木——狼牙刺的花。狼牙刺生长在陇南山区,恣意横生,无规则,无逻辑。它根系发达,萌生能力强,是护坡护堤护堰的好树种。枝干枝条用火烧烤后可弯曲,拧巴拧巴用于做耙子,是把田垄耙田泥的传统农

具。然而,狼牙刺毫无地位,也没有名分。官方统计森林覆盖率时,它不在其内;统计林木资源总量时,也没有它;人工造林选择树种时,更没人种它了。它全靠自己,自己萌生,自己繁衍种群。可以说,在陇南山区,所有的狼牙刺都是天然生长的。它分布的面积有多少呢——不清楚,因为从来就没有人把它当回事。

狼牙刺,以粗鄙卑微之躯,创造了最甜蜜之物。

狼牙蜜呈琥珀色,迎光观之,稍带绿色。在常态下,狼牙蜜表现为或者透明,或者半透明的黏稠液状,口感甜润,弥漫着狼牙刺花朵特有的淡淡芳香。不过,气温在14摄氏度以下,狼牙蜜就开始结晶了,结晶颗粒细腻,如雪般乳白,滑润若脂膏,甚是奇妙。

《本草纲目》云:“蜂蜜生则性凉,故能清热;熟则性温,故能补中;柔而濡泽,故能润燥;缓可去急,故能止痛;和能致中,故能调和百药,而与甘草同功。”蜂蜜是好东西,狼牙蜜是好东西中的好东西呀。据说,两当县山区共养蜜蜂56000箱,每年产狼牙蜜15万斤。在网店和微店上,狼牙蜜的销售情况相当“生猛”。

每年清明之后,狼牙刺就开花了,花期可达两个月。花朵呈白黄色,花瓣如狼牙,故名狼牙刺。狼牙刺花盛开之时,蜜蜂云集而来,追花啄蜜,好不热闹。狼牙刺生命周期可达二十年,在进入衰老状态后,就渐渐无刺了。早年间,干枯的狼牙刺刺往被山民砍下来,捆成捆扛回家,当薪柴。狼牙刺喂牲口,火焰硬朗,坚挺,劲儿足,做出的农家饭菜好吃可口。在高登科家的院落里,就推着一捆一捆干枯的狼牙刺。

走进高登科家院落时,其妻正在往石板上撒米喂鸡。咕咕咕!咕咕咕!四散林间的鸡,听到呼唤,便嗖嗖嗖迅疾聚

拢,撅着屁股,争而食之。那些鸡野性十足,敢跟黄鼬对抗,敢跟老鹰叫板,傍晚经常飞到树上,栖在枝头夜宿。除了养蜜蜂和养鸡外,高登科家里还养了二十头猪,七只鸭,九只鹅。

高登科家总共有二十亩坡耕地,原来种苞谷,种红薯,种黄豆,结果土壤越耕越薄,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,十年前索性退耕还林,种了十亩核桃,十亩花椒。现在,核桃和花椒都进入了果子盛产期,效益很好。只见晒场上晒着刚刚打下来的核桃,黑褐色的,滚圆滚圆。也晒着高登科,名字唤作“大红袍”,空气里弥漫着椒香。

高登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孙子今年考上了大学。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,宰鸡宰鸭,还取下梁上挂着的腊肉,办了一桌酒席。坛子里珍藏了多年的狼牙蜜酒酿和蜂蛹酿成的老酒,那天除去了坛口糊着的泥巴,开封了。高登科喝了不少,一仰脖儿,一杯,一仰脖儿,又是一杯。孙子有画画的天赋,人物肖像画得栩栩如生。上大学临走时,他画了四幅,贴在老屋的墙上,分别是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。我见了画,竖起大拇指:“上是美术学院吗?”“不是,是兰州财经大学。”高登科一脸自豪,“一入学,孙子就被选为班长!”

高登科的家庭收入来源,主要还是林特产品和家里养的活物:其一,狼牙蜜;其二,核桃和花椒;其三,生猪和鸡鸭鹅之类。前些年,他新盖了一排五间房子,买了摩托车、四轮农用车。

有人建议他在县城买楼房,他想了想,还是没买。他说,攒钱主要是为了供孙子上大学,等孙子大学毕业后有工作了,娶了媳妇再说吧。他又说,无论怎样,农民不能离开土地,离开了土地就失去了根本。

“恐怕你家早是小康之家了吧!”

“小康之家啥标准啊……我只知道,日子是越来越好了。”高登科嘿嘿笑着。

说话时,蜜蜂不停地在我们的头上不停地飞舞。嗡嗡嗡!嗡嗡嗡!